

火红岁月

情绵七秩忆往昔

□丁福基



左:赴大生副厂体检工作队 右上:苏北二医足球队,后排右2为本文作者
右下:前排左6董奎先,左5程达人,左4夏元贞,左7李志学,后排左4本文作者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医药卫生资源尤为匮乏。

1951年8月,私立南通学院医科受苏北行政公署委托,筹办“苏北第二医士学校”和“苏北第二护士学校”(南通卫生学校前身)。彼时,我刚毕业于南通中学初中部,怀着对医药卫生事业的向往,报名医校应试入学,缘定此生。

医校首届招生60名(其中8名女生),生源主要来自专区市县:有应届初中毕业生、高中肄业生,也有些社会开业中医的学徒,更有几位年龄大我十多岁并已结婚生子。入学之初,国家为我们营造了与南通学院医学本科生同等良好的学习氛围。穿着母校为我们定制的深蓝色列宁装校服,更显风华正茂。

时任南通学院院长顾尔钊同志兼医护校长,而全程负责招生工作的则是曾任南通医学院副院长的李志学先生。在专职副校长於拾愷同志到任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实际负责教学、生活全方位管理的,是兼职教务主任、公共卫生专家董奎先教授。董

教授年届半百,性格儒雅,平易近人,其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关爱学子的高尚情操,深得全体同学的爱戴。

医学基础和临床课目,几乎均由学院医科品学兼优的骨干师资执教。老师们循序渐进,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非但使我等初学者日滋月益、没齿难忘,同时也加深了师生间的情谊。直至现今,我对德高望重、年逾九旬健在的五位老师:殷若男、姚伟然、严孝本、陈玉泉、钮廷荣,仍时常问安、祈福。

在1953年10月分赴各地医院临床实习之前的两年间,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参加社会实践,也是我们在校必修的选项。很多活动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足迹,如: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展览会讲解;市郊两万万余名农民普种牛痘、注射鼠疫活菌苗;大生副厂千余名纺织职工体检;平整乱坟场,挖尸骨制标本;培训工厂车间保健员和居民井水消毒员等等。服务社会,获益匪浅。当年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酷爱演艺乃我毕生一好,且颇有心得。1954年毕业后,经组织安排曾从艺多

载。1975年,又面临“艺”或“医”的选择,经钮廷荣恩师支助,重返母校任教。教然后知不足,我亦步亦趋,谦恭敬业,孜孜不倦,勤学苦练。22年来,在三尺讲台上,始终得到师长和学生们认可,圆满完成了教书育人的使命,于1996年退休。

1981年,“文革”结束不久,母校又绽新蕾,生机勃勃,特邀董奎先教授由苏州返校故地重游,召开师生联谊座谈会,并畅游啬园缅怀先贤,以此庆祝建校三十周年。当年的一张师生合影,为我们留下了绝佳的印记。母校已故王源遂书记成功策划了1991年四十周年校庆活动,我曾多次伴其专程拜望几位年事已高的前任领导。怀着对母校的一往情深,筹集经费、编制纪念册、举办校史展览、召开校庆大会等等,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尤其欣慰的是,用8卷“柯达”拍摄的与母校有关联的近300张照片,其中选了100余张汇编成册,存档收藏,成为现今校史室不可或缺极其珍贵的史料。

七十年来桃李芬芳。首届医护班各人一枚毕业纪念章,是历史的见证。

海陵旧话

20世纪50年代南通市区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程太和

1949年2月2日,华中军区第九军分区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由南通东门吊桥进入南通城,沿街居民夹道欢迎。九军分区副司令员彭寿生率警卫排登上钟楼,将红旗升上钟楼顶端的旗杆上,全分区(除崇明外)宣告解放。是日,华中行政办事处划南通城厢、唐家闸、天生港、陆洪闸、狼山一带地区建南通市,隶属苏皖边区第九行政区专员公署领导。南通市面积120.65平方公里,人口15.82万人。

1949年年底,南通市区范围有所扩大,市区人口总数19.4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7.84万人,乡村人口为11.59万人,分别占总人口19.43万人的40.05%和59.65%),总户数4.25万户(其中城镇户数为1.61万户)。1950年至1959年,南通市区人口总数分别为20.41万人、21.39万人、22.37万人、23.04万人、23.73万人、24.04万人、24.29万人、25.19万人、27.40万人、28.47万人。总户数分别为4.46万户、4.66万户、4.87万户、5.01万户、5.08万户、5.19万户、5.20万户、5.37万户、5.43万户、5.44万户。其中城镇户数分别为1.78万户、1.95万户、2.12万户、2.18万户、2.23万户、2.16万户、2.13万户、2.24万户、2.25万户、2.2万户。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南通市人口密度为1857人每平方公里,城区、郊区人口密度分别为5466人每平方公里、1249人每平方公里。城区人口密度远高于郊区人口密度。上世纪50年代初,南通有回族人口82人、满族人口8人、蒙古族人口3人,其余均为汉族。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明显增多。

崇川往事

如皋撤县设市中的两只“拦路虎”

□成虹

2021年,恰逢如皋撤县设市30周年。1987年前后,全国掀起了一股撤县设市热潮,各地为了经济腾飞和地方建设的繁荣,纷纷申请撤建,当时南通下辖六个县中就有五个县提出申请,而全省每年只有1至3个指标,竞争异常激烈。如皋撤县设市,忆来不易,从1987年初次申请,直至1991年,才被批准,获得成功。过程十分艰辛,实属不易,尤其是申请工作人员还遇到了两只“拦路虎”,令他们终生难忘。

一只“拦路虎”从天上来。如皋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天灾不多。偏偏进入20世纪80年代,如皋经历了两次重大龙卷风袭击。据相关文献记载,第一次是1983年7月1日。当天16点,大暴雨、龙卷风突袭如皋,如东、海安三地,前后两个多小时,导致7万多人受灾、3万多人无处安身。第二次即1989年9月16日。当天凌晨至下午,23号台风兵分四路,如同四条巨龙,突袭如皋、如东、海安三地70余乡。在灾难中,6人死亡、300余人受灾,两万只家禽、家畜死亡,50余万亩农田受灾、受损。上万间房屋倒塌,许多人暂时无住处。

1989年前,正逢如皋申请撤县设市的关键时刻。当时昆山撤县设市即将成功,但是徐州新沂、沛县两地,互不相让,导致民政部将两县撤建工作暂时搁置(后1990年2月,新沂撤县设市)。如皋相关领导获悉上述情况,便准备再次赴京,展开工作。可是6月以来,如皋小灾不少(台风、洪峰),大灾又来(即9月龙卷风),相关领导深深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县众志成城,投入救灾工作。为此,如皋申请工作暂缓。是年11月,同属南通地区的启东县捷足先登,获准设市。如皋错失机遇,未能像启东一样设市,令人遗憾。

另一只“拦路虎”是殡葬改革不利。如皋殡葬工作严重滞后。为使殡葬工作取得进展,1988年11月,县政府发出《关于推行火葬的通知》。时任县人大主任许吉甫,还率队赴宁,向省民政厅作出承诺。经过努力,如皋殡葬工作有所起色。省民政厅终于同意,把如皋列入撤县设市计划名单中,但排序上,如皋位置靠后,不太有利。

1991年初,如皋撤县设市申请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只是殡葬改革工作仍须改进。3月22日,全县召开了由乡(镇)党委、乡(镇)长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殡葬专题会议,县长石秀峰与各乡(镇)负责人签订了殡葬责任书。同时,县政府发布、张贴关于殡葬改革的通告。4月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宣传发动,使全县殡葬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皋殡葬工作一跃跨入省、市先进行列。

在克服第二只“拦路虎”后,如皋撤县设市,指日可待,便在同年6月取得成功。

轶闻掌故

洪亮吉第二次来通州,是应通州知州唐仲冕之邀。嘉庆六年(1803)九月十三日,时任吴县知县的唐仲冕曾在网师园宴请洪亮吉。任职通州后,唐仲冕邀请洪亮吉帮助修纂《通州志》,嘉庆十三年正月初七,洪亮吉有诗戏答此事。到了三月下旬,洪亮吉自江阴渡江向通州进发。将至之前,先有诗柬唐仲冕。二十三日,洪亮吉舟泊通州,先为唐仲冕题了《满城风雨近重阳卷子》,又与张焘、赵怀玉、陆镛一起游览了王氏园亭,然后到天王寺禅房休息。张焘字暮青,号涵斋,宣城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以“髦而虚怀,好学不倦”称著于时,时主通州紫琅书院讲席,他与洪亮吉为京中旧友。赵怀玉是洪亮吉的中表弟,洪亮吉的祖母是赵怀玉曾祖父赵熊诏(康熙四十八年状元)之女,故从小相熟,二人同列“毗陵七子”,关系最是亲密。此时赵怀玉正主讲于通州石港的文正书院,就在洪亮吉到通州之前的数日,赵怀玉肝疾大作,刚刚诊治稍平。那一天,大家在天王寺禅房喝茶聊天,洪亮吉看了王元昆的墨迹,又看了寺里的牡丹。然后又到西隔壁的紫琅书院,细看了黏贴在墙壁上所中进士、举人名单的甲乙榜。

第二天,大家从通州南门至狼山,于伏魔道院看牡丹,登支云塔观海,并游护生庵、老人峰,每至一处,洪亮吉皆以诗记行。洪亮吉还有诗赠白衣禅院的唯一上人,并为护生庵中一棵高三十尺的古槐写了诗。与上次一样,他登上狼山,举目四顾,诗情便不可遏制,《登狼山》便如玉如

洪亮吉与南通州(下)

□徐继康

珠,喷薄而出:

山形如石帆跨海,东出江湖拦不住。幸有海门扼江波,揉绿沧溟黄天外……

狼山归来,洪亮吉又为唐仲冕题《潮平风正图》。唐仲冕款之以文蛤,洪亮吉一经品尝,赞不绝口,专作《车螯》以赞之:

异种垒出海边,蟪山东去接螺田。品野客居同俊,味与西施舌斗鲜。微族自居残脸上,持螯偏在落花前。银鳞玉骨无消息,此味居然压客筵。

乾隆五十八年,洪亮吉的好友吴锡麒游扬州,在食文蛤后,曾作《车螯十二韵》大加赞赏。

时光像箭一样飞去,洪亮吉要回常州了,他和上次一样,取道如皋,经靖江,过江阴,于二十八日回到了常州。这次来通州虽仅三四天时间,但得诗有十五首之多,可谓行囊满满。坐着篮舆,迎着暖风,看着麦浪,锡箫声里,杨花轻舞,洪亮吉在江海大地上穿行,一切皆触目成诗,心情轻松而愉悦。过些时日,他还要来通州的,因为他已经答应了唐仲冕帮助修纂《通州志》。可是,未来却永远成了未来,就在洪亮吉离开通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嘉庆十四年(1809)的五月十二日未时,这位乾嘉巨子因肋痛发作而病逝,享年六十四岁。洪亮吉是清代第一流的大学者,如果由他执笔,《通州志》肯定会别具风采,然而历史偏偏让洪亮吉与通州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洪亮吉留给通州的,只有永远静立不动的过去和那些压在诗集里扁扁的时光。当然,也有几则关于他的传闻佚事,随遇而安地等待着好奇的人。

丰利当地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乾隆下江南时,曾有计划要到丰利汪家的,为此汪家还特地请能工巧匠打了一张龙床。后来,乾隆帝驻跸扬州,过如皋,行至下驾园,闻江南海塘奏急,就从瓜洲渡直抵杭州府。汪为霖的父亲汪之珩迎驾不遇,兴颇而返。乾隆三十一年(1766),他在《东皋诗存·凡例》里,还怅然感叹:“皋无名山远岳,蒲团禅板之间,雪流不过数子行脚。高宗过而未留,已为雪中鸿爪矣!”皇帝没来,但这张龙床却保留了下来。几十年后,洪亮吉至丰利,汪为霖安排他睡的就是龙床。其实,这就是一个传说。汪家仅仅为一邑乡绅,远远没有达到上交天子的境界;其次,民间私制龙床那是满族抄斩的大罪;再说汪为霖、洪亮吉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不可能做这等大逆不道的浑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大抵人们认为洪亮吉是个传奇人物,只有他才有资格睡这张龙床。

传说里的龙床,谁也没有见过,遥远的故事让人眺望。多年前,我倒是看到过两张从文园散逸出来的“和稚存太史韵”诗札,这是当年洪亮吉在丰利时,友人与他的唱和诗。诗札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几行小行书写得好极了,其中一首云:

鳌背铿云飒晴籁,拓地波光荡层霄。临流此际思澄清,衣解林风欲吹带。插脚岂屑尘寰中,举头直寄长天外。君今万里乘仙槎,空蒙一气乾坤大。

泛黄的诗笺上,阳光晃荡,闪烁着洪亮吉一些斑驳的影子。